

走马  
天下

## 湟水岑寂

□马国福

黄昏的时候,去久违的湟水河边散步,她不知疲倦奔向远方,加持一个小城。她从容安详,有如母亲,湍湍激流是她密布的皱纹,略微浑浊的水色是母亲日益干枯的皮肤。河流孕育文化,河流滋养日月光华。芦苇瑟瑟,犹如落霜的诗经。杨柳金黄的肤色抵达一种命运,厮守在这母性的土地。流水就是历史,她叙述过往,也见证泥沙。夕阳带有史诗的质地,宛如一场战争的胜利。夕阳余晖王者的战袍,加冕每一座沉默的山头坐稳内心的丰富辽阔。

湟水河是岑寂的,这种岑寂滋养了这一方水土的人们,朴素、简单、隐忍、吃苦、不争。

有天晚上我躺在74岁老母亲的身边和她聊天,我久久注视着她的额头、脸、面颊、下巴,她的皮肤干燥,如糊在老房子墙上发黄的旧报纸,皱、枯、皱,仿佛一揭就能揭下来。母亲的额头皱纹密布,如湍急河流中有序的波纹层层平行叠加,时间的漩涡抵达额头的河床趋于平稳,母亲的脸上由于皮肤松弛,面颊自上而下道道深纹以略微的曲线随着她的话语张弛。母亲的脸,早已如一朵被霜腌臜过的黄花,人比黄花瘦用在年迈的母亲身上也很贴切。黄花是岑寂的,岑寂的黄花内心曾经汹涌过多少酸甜苦辣、风霜雪雨,而今她们看淡日月,自觉接受时间的调遣和安置。

“老”是岑寂的。老之所至,就是寂寥丛生,他们不是走向生命的荒原,也不是走向精神的枯索,而是慢慢地储蓄着力量和这个世界告别。额头的白发是遗产,谆谆教诲是遗产,父母言行举止渗透出来的教养和恩德是最好的遗产。

头顶的白发如南山积雪,静穆悠远却咫尺在前。沉静的风物让我们平和,仿佛它们暗藏一种气场,只要我们靠近,就有一种微力量让我们倾倒、肃然起敬。

古人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生命的岑寂之境就像飞鸿,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唯一使命是让心灵归于成熟、安静,自由自在地飞翔于只属于自己的国度。

有时候许多人的世界很小,一个人的世界很大。尘世热闹而又实在,我们在得到什么的时候也在失去什么。我们穿行于喧闹之中,有时忘了自己置身何处,忘了藏宝的地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安着厚实大门和密码的地方,否则我们不这样苦苦寻觅了。或者说有一个心灵的密室,其中珍藏着我们丢失的全部宝藏,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然而可能会有一次偶然的踏入很少光顾的后花园,我们漫不经心的时候记不起密码,而当我们孤独地闲庭信步时,意外地想起了遗忘了很久的密码,于是密室自动开启,我们找到了自己——在那个名叫岑寂的后花园里。

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和表达消失之后,隐藏着世界的秘密,享受岑寂就是享受灵魂的静逸和闲适。喧嚣的生活是个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有声的世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只知道热闹而不懂得让灵魂走进自己的后花园的人是被声音堵住了耳朵的聋人。



绣球小路

司池俊

## 人清如水曹向平

□王其康

曹向平(1916—2001),南通市人,字独行,别号随庵。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师从秦伯未、余无言两位杏林老前辈,后问业于章次公,盛心如、许半龙诸先生,术业大见长进。曾长期坐诊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为科主任、教授。曹老德高望重,是闻名江苏的老中医,我有幸拜见过两次,面聆警教,记忆犹新。

1984~1986年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工厂医生。在工厂的预防保健工作中,每天接触的是跨学科、多领域的内容,用近些年的新名词叫“全科医学”。我的案头,除了一本20世纪60年代版的《农村医生手册》外,没有其它综合性手册类工具书可参考。正是出于对基层医务工作者专业考量,从那时起我便萌发了自己编写《工厂医生手册》的念头,并开始了四处调研,仅找到一本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版本的《工厂卫生》可借鉴,约六十几页,但过于偏向防疫专业。初步得出了结论:国内《工厂医生手册》属于一个空白。于是,我信心满满以《农村医生手册》及《工厂卫生》两本书为蓝本,用了将近半年时间,先写出了5万字的编写大纲,尔后按各科知识,物色了5位厂医,组成编写团队,作了详细分工,我任主编。其中的“中医”部分,计划10万字,由资深的中医师曹锴先生担纲。考虑聘请曹锴先生的理由是两点。其一,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有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其二,她的父亲曹向平,是江苏名老中医,家学传承,方便得到老先生的直接指导。曹锴先生拿到我的编写大纲后,请教了父亲。曹老让女儿约我,在他的诊室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拜见曹老。

曹老个头不高,六十多岁,慈眉善目,精神矍铄,手夹一根烟,面带微笑对我说:“你三十来岁,要编这么一本内容广泛的工具书,令人佩服。这个选题好,实用性强,将来读者面广量大。”他翻开了“编写大纲”,我见上面曹老已用铅笔改了不少内容。曹老说:“编书除了有个好选题外,还要有个好大纲。好大纲具有两个重点,一是切题,二是实用。”他深入浅出地评述道:“我具体谈两点。第一,读者既然定位是工厂医生,那内容就不能过于高深,中专教材水平即可。第二,既然定位是手册,那就不能繁复,要简明扼要。就中医部分

而言,我的感觉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切题,做了些改动。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基层医生用得上的内容,如穴位图、电针、耳针、物理疗法等。而常见病的中医辨证施治,不要单列,就插在‘常用中药中成药’中,用表格式,基层医生一查便知,一目了然。这样,中医部分,压缩后大约是3万字左右。”曹老逐条与我交流,丝毫没有倚老卖老,不用红笔用铅笔,意在平心静气切磋交流。我觉得他言之凿凿,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谈话结束时,他又接上了一支烟,拍拍我的肩说:“纲举目张。纲定下后,让曹锴动笔吧,我会帮助你们共同把关的。”说了我心头一暖。

1987年春天,《工厂医生手册》终于编写完成。我们拎着120万字,足有近一米高的书稿,走进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两年的辛劳换来了回报,《工厂医生手册》选题获出版社通过。但意外的是,出版社要求增加主编两人,是通医附院的陆伟杰副院长,以及南通卫生学校内科教研室主任、江苏省中等卫生学校内科学教材编委夏泉源老师,我们三位主要原作者,则担任副主编。出版社让我们回南通后,与两位主编共同研究一个详细修改意见,报告给他们。责任编辑姚革先生耐心地解释:“该书选题很好,在全国尚是首本,要作为精品图书来做。请通医附院专家把关,让专门编写教材的行家指导,加上你们工厂医生有实践经验,相信这样的三结合编写团队,能将本书完成得尽善尽美。”这些具有远见的话,当时我有心结,并没听入耳。

回南通后,我们与两位主编开始了接触。半月后,两位主编看完了原稿,陆院长通知我,召开一次作者集体会议。会前,曹锴先生对我说:“我父亲邀请你们几位到我家里聊聊。”于是,我有了第二次拜见曹老的机会,地点在他家的客厅。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按时到达通医附院东首,那儿有一块很大的草坪,一栋中式楼房掩映于绿荫丛中,很是幽静,这是通医附院著名的“教授楼”,让我有神秘感。曹老热情邀我们坐下,如见到自己孩子般,开门见山,谆谆教导说:“你们的《工厂医生手册》选题能获得出版社认可,真的很不容易,前期吃的苦值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在两位主编指导下,认真

修改。一本好书,不光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这是我的经验。”曹老点燃一支烟,踱着步,若有所思说:“两位主编我都熟悉,他们是理论与实践很丰富的医生。由他们领衔,未来书稿比你们现在的初稿,一定会强很多。”他又看着我,启发道:“主编也好,副主编也罢,不过一个挂名而已,不必将名看得太重。将书稿写好,让知识传承下去,这才是关键。”曹老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很是及时,使我茅塞顿开,心中原有的些许不快感,烟消云散。

果然如曹老预测一样,陆院长在第一次集体会议上,就定下了具体又详尽的修改方案和流程:

一、我们几位厂医作为主笔不变,负责按修改方案重新改写,写完后交由夏老师统稿。陆院长在通医附院邀请了6位教授,组成了各科的审稿小组,总审是国内知名内科专家杨锦媛教授。审稿完成后,再由陆院长最后定稿。

二、现有的稿件,中医部分已成熟,仅作些文字推敲,是样版稿。其他各章节,按样版稿进行浓缩,全书的修改方案,由120万字减为了80万字。

三、我的工作除了写作外,还要负责与几位厂医与主编之间进行协调,包括上传下接,担任执行副主编。

对这个改动方案,我打心眼佩服。加上曹老在会前对我们循循善诱做了心理疏导,内心已提前拐了个弯。就这样,我们同心协力,用时又两年余,《工厂医生手册》于1990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在全国正式出版,结果反响很好。江苏省卫生厅工业卫生处专门发文,推荐全省各厂矿卫生机构订购,成了工作案头书。

《工厂医生手册》的出版,与曹老的帮助和启迪密不可分。虽说之后我未曾再见到过他,但那两次教诲,终生未忘。尤其是他当年那句“不要将名看得太重”,一直萦绕耳畔。故此,1991年,受江苏省卫生厅工业卫生处委托,由我主编《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时,我按曹老的方法,认真踏实地先写好“编写大纲”,尔后再正式动笔编写。1994年这本书也获得顺利出版。

记得看过曹老的诗词选《二元集》中,有一佳句:“人清如水洁如晶,贻物深知觉有情。”曹老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慈祥可敬、“人清如水”的好老师。

紫琅  
诗会

## 绿

□毛文文

泥土之上  
有很多种看得见的生  
和看不见的死  
一粒种子听从召唤  
泥土就荡漾开了  
“这绿太耀眼了  
是春天发来的清柬”  
有时候我会默默流泪  
我家后院的菜地上  
曾有这样的萌芽  
那时,后院还没拆迁

## 迟来的春雷

□雯少雨

夜晚,伏案读书看报,突然一道长长的光在天空一闪,随后一声轰鸣,响彻云霄,震撼人间。啊,新春的第一声雷在不经意间姗姗而至。

走下楼,只见又一道闪电划破遥远的天幕,照亮阴霾的天际,犹如光芒冲破密布浓云的囚禁,似发光的银龙在穿梭腾跃,又像射灯向天空发出的光束,但自然的动感、起伏的曲线、宏阔的场景,是人工无法比肩的。雷声再次响起,犹如天庭擂起的冲锋战鼓,似疆场驰骋的马蹄之声,像千年古刹的浑厚钟声,尽管少了天籁之音的柔美,却响遏行云、高亢激昂、震天动地,让世界所有生灵都得到震撼,为之动容。不一会儿,雨接踵而至,她没有先前春雨的柔弱、温和、缠绵和朦胧,却粗犷、利落、豁达、有力,似乎要

穿透大地,去滋润被唤醒的地下精灵。风像一个音乐指挥家,面向翻滚的乌云以及闪电和被闪电点燃的彩云,指挥一首春雷春雨交响曲,让摇曳的树、飘动的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闪电、春雷、春雨、春风相拥在一起,或“快四步”,或“慢四步”,让春天的夜舞动、跳跃、旋转,让春天有了新的境界、希冀和追求。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今年的春雷比通常年份晚了接近两个节气。尽管春天依然阔步前行,春意盎然,春韵渐浓,但似乎少了应有的风姿、佳境和活力,犹如未发育完全的少女,亭亭玉立却丰韵不足,光彩夺目却气质欠佳,清纯可爱却成熟尚远。唯有春雷,方能惊醒万物,尽情释放大地万物的勃勃生机和多姿多彩之美,使春

心窗  
片羽

天踏上新的征程,以坚实的根基、高昂的精气神、强大的力量,去迎接和拥抱火热的夏天。春雷迟到了,但对整个春天尤其是未来,为时仍不晚,就像人生的道路,慢了一拍并不可怕,迎头赶超天地宽。

雷雨过后的早晨,我迈步在小游园,尽管依然春雾缠绕,但已分明感到一种新的气象,花的笑靥似乎少了几分羞涩,多了几分成熟美的风姿,叶更加舒展,正在把拥抱太阳的胸怀全部敞开,小草好像在与树比高扬,竞相为春增光添彩。小园绿得更翠、更有活力,安静并不寂静,我仿佛听到了地下生灵涌动的声音,似浩瀚无垠的大海在奔涌,像声势浩大的合唱团在高歌,如同千军万马在飞腾。

这催人奋进的声音并不遥远,就在脚下、在心里、在诗意的前方。